

批判王中的反动新聞学理論

(初 編)

复 旦 大 学 新 聞 系

1957. 9. 20.

目 錄

办报要有立場·····	(1)
駁王中的反动新聞理論·····方 晨	(4)
关于否認報紙是階級斗争工具問題·····方 晨	(7)
关于報紙的两重性·····方 晨	(12)
关于列宁的办报原則問題·····方 晨	(16)
关于“新聞自由”問題·····方 晨	(20)
現代的報紙不是階級斗争的产物嗎?·····思 慕	(23)
報紙是階級斗争的銳利武器·····甘惜分	(28)
王中的“社会需要”論是反动的·····刘 勃	(35)
談報紙的階級性和指导性·····馮英子 沈杰飞	(40)
駁右派“理論家”王中的机关报論·····魏 庄	(47)
新聞的階級性同商品性·····胡乔木	(53)
報紙两重性的我見·····魯 林	(55)
王中为什么宣揚報紙的商品性?·····时 烈	(57)
透視報紙“商品”論的實質·····汪海波 胡文龙	(59)
“商品性”考·····何 微	(65)
右派的立場、折衷主义的方法!·····周 天	(68)
新民报的經驗教訓証明了王中論点的危害性·····赵超构	(71)
我們与新聞界右派之間的根本分歧·····楊永直	(75)
列宁的办报原則“过时”了嗎?·····沙 英	(85)
粉碎資产階級新聞学复辟的陰謀·····李龙牧	(90)
附 录:	
有关批判和揭露右派分子王中的新聞报道·····	(97)

办 报 要 有 立 場

人民日报編輯部在六月十四日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時間內的資产階級方向”。文中指出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現資产階級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动性的报道。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錯誤；他們混淆了資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則区别，并指出其他一些报纸的一些編輯記者，一些大学的新聞系教师也有这一种情形。因此，希望大家对这个問題展开辯論，借以求得一致的認識。

上海新聞事业一向比較发达，报纸很多，还有一家人民电台，此外，复旦大学还有一个新聞系。不言可喻，上海新聞界的动向为全国同业所注視。上海新聞界有一部分人在新聞观点上是与社会主义新聞事业的原則有分歧的，而且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散布了不少的不良影响。文汇报是在一个短時間內变成了資产階級报纸的方向不是无因的，所以，有就人民日报提出的問題予以严肃討論的必要。

資本主义国家有許多人諱言报纸是階級斗争的工具，虛偽地把資产階級的报纸說成公共組織，民意机关。上海也有一些新聞工作者實質上不承認产生于階級社会的报纸总是階級斗争的工具这一根本原則的。复旦大学新聞系主任王中同志的一些言論，特別值得注意。王中同志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战術，表面上似乎也讲报纸是阶段斗争的工具，实际上是否定了这个原則。他強調新聞事业是社会产物。他說：“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人和周圍的制約关系紧密到一定程度，就迫切需要（了解）周圍事变。”报纸就“随着这种需要的強度与广度而誕生”。他強調說：报纸是

傳布新聞的工具，他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是政治本身。从这里偷偷地把報紙的階級性刪去了。誠然，報紙要滿足讀者認識世界的要求，但是，这一点也抹煞不了報紙的階級性，資產階級的報紙在報道不利于本階級的事实时，不是掩飾真相，就是歪曲真相，这又如何解釋呢？难道这也是决定于“社会需要”而不决定于它的階級利益的需要么？王中同志說：党委很容易忽視報紙的特点，或者仍然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階級斗争时期的做法，对新形势下報紙应起的作用認識不足，报社如果按着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報紙脱离羣众。王中这一段話充分說明他是不承認目前中国还有階級斗争的，拿階級观点去教育人民，就是旧习惯，就要脱离羣众。王中还說过，階級消灭以后，報紙就不能說是階級斗争工具了，報紙就沒有階級性了。照他的說法，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報紙与資產階級報紙就沒有什么区别了。难道階級消灭以后，報紙就沒有教育人民，消灭資產階級思想(这是长期存在的)的使命了嗎？难道社会主义報紙沒有它的特色了嗎？人民日报編輯部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報紙是社会主义經濟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計劃經濟通过新聞手段的反映，和資本主义国家報紙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經濟通过新聞手段的反映不同”，不是正确地說明了社会主义報紙的特殊作用嗎？人民的報紙不仅有責任指導讀者如何認識世界，而且有責任指導讀者如何变革世界。这是作为階級斗争工具的報紙必然具有的使命。我国从清末有現代日报以来，几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沒有一家報紙不用消息与言論去直接或間接影响讀者来接受并實踐它的政治主張：拥护它所拥护的，反对它所反对的。而王中同志却有他的奇特主張，他認為報紙有两重性，“一重是宣傳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發揮宣傳工具的作用”。这是和“社会需要論”一脈相承的另一个巧妙战術，表面說宣傳作用实际取

消这个作用，把办报这件事看得和做生意差不多，所以，王中同志的办报方针就特别强调迎合读者的兴趣。他说：“我们要找到这个东西（按：即读者兴趣）来改进报纸。”诚然报纸是卖给人看不是送给人看的，然而办报毕竟不同于经商，办报方针毕竟不同于生意眼。人民的报纸不同于资产阶级报纸的地方，首先是以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事物去教育读者、鼓舞读者和培养读者高尚的情操，不是以庸俗的趣味去麻醉读者，怎么能片面地主张读者爱看什么就登什么？我们知道报纸的读者有各阶层的人，一般说来总是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社会主义的报纸要起人民教科书的作用，它必然要以先进的思想及政治主张去指导读者、教育读者的。如果办报单纯从满足读者的兴趣出发，削弱或者否定了报纸的指导作用，那末，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阵地，必然要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去。所以王中同志的“商品基础论”势必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迷失方向，甚至走向歧途。

在上海新闻界中，确有一些人一谈到指导性就斥之为“教条主义”，象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他在新闻日报大肆宣传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谩骂人民的报纸为“一片教条主义”“真象画符念咒”，一笔抹煞人民报纸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就是一例。在人民的报纸编辑部，如果不承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反对报纸的指导性，盲目热中于生意眼，其结果只能是赶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接受资产阶级的指导而已。文汇报、光明日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在大鸣大放期间，发表了带煽动性报道和反共言论的这一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党报和党外报纸在风格上应该有所不同，但是，办报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同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一切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一切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一切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

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集团竞争的經濟的新聞事业的思想观点是完全錯誤的。

正如人民日报編輯部所指出的，在新聞工作中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綫的斗争，因此，对教条主义的新聞观点及八股文风，也应当加以批判。我們解放日报在这方面犯的錯誤比較多些，至于反映资产階級新聞观点的消息与文章也不是完全沒有，我們除自己檢查外，并請上海同业多多指教，尤其希望本报讀者加以督責。

（1957年6月16日解放日报社論）

駁王中的反动新聞理論

方 星

上海复旦大学新聞系主任王中近一年来在新聞界大量地宣傳资产階級新聞学的反动理論。王中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到处作报告，作講演。他曾先后在南京新华日报、山东大众日报、上海解放日报作过报告，把资产階級新聞学宣傳得天花乱墜，雨石繽紛。一九五七年一月廿四日，二月廿八日，三月廿一日王中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員連續作了三次“講授”。講授的题目叫做“新聞学原理大綱”。这篇講授，更加有系統地、有“理論”地宣傳了资产階級新聞觀。王中用了不少心机，打算把他的意見講得“滑头一些，不露痕迹”，然而，王中的反动理論，实际上以一种肆无忌惮的姿態，公开地向社会主义的報紙展开了进攻。教授的头銜，黨員的称号，學術的招牌，曾經在新聞界迷惑过一部份同志。复旦新聞系不少同学，在教授“學術”影响之下，斥党报为“寡妇臉”，为“不学无術”，为“教条主义”，不少新聞系学生要走“同人报”的路，走资产階級的路，不愿走社会主义的路，不愿为社会主义新

聞事業服務。王中“學術”產生了極壞的影響，這種壞影響與新聞界若干人原來就有的資產階級辦報思想合過拍，有人聽過他的演說，為他拍過手，叫過好，稱譽過他的“學術”研究精神，並願意為實現他的新聞學理論而終身奮鬥。對於王中的反動理論，必須加以駁斥。

王中的基本論點之一，是說“報紙是一定社會的產物，它決定於社會的需要，而不決定於辦報人。它的發展規律是隨着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不是隨着階級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它不是完全和政治鬥爭的變化相吻合的”。

說報紙是社會需要的產物，對不對呢？不能批評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因為近代報紙確實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的。正如蒸汽機直到十六七世紀英國資本主義開始興盛時期才出現一樣，沒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沒有造紙工業的發達，沒有印刷機器制作的進步，沒有交通電訊器材日新月異的改進，近代報紙的產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承認這一點，那就不是唯物主義者。但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還必須認識，所謂“社會需要”，並不是一個籠統、抽象的概念。社會需要是具體的需要。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社會是由各種敵對階級組成的。在奴隸社會，有奴隸和奴隸主兩大敵對階級，在封建社會，有地主與農民兩大敵對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敵對階級。其他各社會階層，都從屬於各個社會里兩大敵對階級。所謂“社會需要”，既有奴隸主、地主、資本家的需要，也有奴隸、農民和工人的需要。當然也有為這個階級服務或為那個階級服務的某些階層的需要，譬如一些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文人墨士的需要，就是如此。

由於需要的基本不同，各個敵對階級的利益不同，因此，所謂“社會需要”就不能離開階級的利益、階級的观点去考察。

人們生活在千變萬化的世界裡，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人們要求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階級立場，不同的階級利益來了解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不斷變革的社會裡所發生的各種事情。

所謂新聞，總是發生在人類社會的各式各樣的事情。所謂新聞，無非是人們為獲得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所進行的生產鬥爭，以及圍繞着生產鬥爭而發生的政治鬥爭，思想意識形態鬥爭的種種事情的反映。美國競選，南美洲某一國家發生政變，納賽爾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英國開放禁運，蘇聯建議裁軍，我國的整風運動、反右派鬥爭，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長江大橋的建設等等新聞，無不屬於生產鬥爭、政治鬥爭、思想意識鬥爭的範疇。當然，也有一部分新聞，就其事實看是沒有階級性的，如火山爆發，某處失火，台風過境，電車出軌，游泳溺死等等。又如體育、科學技術、語言、文字等等往往本身也沒有階級性。但是在階級的社會裡，報紙對於這些新聞的選擇和處理，由於立場、觀點、方法的不同，選擇的角度和處理的結果也就不同。社會主義報紙要把電車出軌、游泳溺死、台風過境等等新聞加以正確的處理，指明發生這些事情的原因，分析改進工作、加強防禦措施的办法，目的在於教育人民，而不在于求新奇，求刺激，幸災樂禍，或者完全採取“有聞必錄”的客觀主義的報道。為什麼會有這種選擇與處理的不同，因為報紙不僅僅是根據抽象的社會需要而辦的，報紙是根據具體的階級需要，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反映一定階級觀點的。

如果象王中所說的那樣，報紙的發展規律是隨着社會的變化而變化，而不是隨着階級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那麼請問，社會的發展的動力，離開階級鬥爭，又如何能夠發生變化呢？如果說報紙只是什麼抽象的“社會需要”，而不是反映了階級社會裡各種不同的階級的需要，那麼“社會需要”論，不是打算掩蓋階級社會

里的階級矛盾又能是什么呢？王中認為“報紙不是完全和政治鬥爭的變化相吻合的”。按照王中的理論，無產階級的報紙就該脫離政治鬥爭，無產階級的報紙就該脫離黨的領導。按照王中的意見，“報紙辦得怎樣，不決定於辦報人”，那末，無產階級的報紙可以交給資產階級中的任何一位人物去辦了，光明日報、文匯報交給儲安平、徐鑄成按照資產階級右派的意圖辦下去也就是天經地義了。

（1957年8月4日解放日報）

駁王中反動的新聞理論之二

關於否認報紙是階級鬥爭工具問題

方 墨

王中的基本論點之二，是說：“報紙不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把報紙僅僅理解成階級鬥爭的產物，那就意味着報紙的使命就是階級鬥爭。”

什麼叫階級鬥爭的產物呢？王中在這裡玩弄着名詞，演變着戲法。他希望在“產物”兩個字上作文章，以達到迷惑視聽的目的。

當然，報紙如果作為紙張、印刷來說，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它本身沒有階級性，一張白紙可以為這個階級服務，也可以為另一個階級服務。但是，一旦在白紙上寫上黑字，它就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了。資產階級在這張白紙上要寫下資產階級觀點的黑字，無產階級在這張白紙上要寫上無產階級的意見。這就是說，只要各種階級意識，階級的觀點，階級的政策和主張，用文字印刻在報紙上，報紙就立刻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了。有些看起來與階級鬥爭無直接關係，但階級按其需要來選擇，它還是有

階級性。在这个意义上說，報紙已經不是原来的那張白紙了，而是有立場、有观点的報紙，如果說这种有立場、有观点的報紙是階級斗争的产物也是不錯的。

为什么王中那样热心反对報紙是階級斗争产物这一說法呢？（我們不知道这种說法是怎么来的，因为我們所常常說的是報紙是階級斗争的工具）。王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显然王中的目的不在于議論什么“产物”問題，而在于要用这种似乎是學術問題上的研究，来从根本上反对報紙是階級斗争的工具这一著名的无产阶级新聞学的原理。我們且看王中下列的理論，假面具就不难揭破了。王中認為，“把報紙看成階級斗争的产物，那就意味着報紙的使命就是階級斗争，報紙的任务就是階級斗争，報紙的生存价值就是階級斗争，報紙是將要随着階級斗争的消灭而消灭，这是一种荒唐的說法”。我們說報紙是階級斗争的工具，他說这是荒唐的說法。究竟是誰荒唐呢？報紙的使命、任务不是階級斗争，难道仅仅是什麼沟通消息嗎？所謂沟通消息，又是沟通什么样的消息呢？王中在这里完全暴露了他取消報紙是階級斗争工具的反动观点。当然，王中可以辯解，說並沒有这个意思，王中不是也說过，无产阶级的報紙一开始就是階級斗争的工具嗎？不錯，王中是說过这类話的，但他說这类話的目的是在騙人，确实也有人被他騙住了，認為他的理論有“正确”的部分。然而，王中的“正确”部分是为着替自己的反动理論作裝飾的。我們且看，王中以下的言論就可更加明白了。他說，“但不能夠用这一点（指報紙是階級斗争的工具）推到历史上任何的最早的報紙。”那就是說在早期資本主义社会里，在封建社会里的報紙就不是階級斗争的工具。王中認為，“報紙在資本主义社会是輔助資產階級民主的工具”。什么叫資產階級民主呢？報紙如何輔助呢？資產階級民主不是資產階級专政的代名詞嗎？報紙是輔助資產階級民主的工具，

不就是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嗎？報紙在資產階級手里不是資產階級鬥爭的工具又能是什麼呢？

我們說，報紙在任何時候只要是在階級的社會里，只要全世界還存在敵對階級，報紙總歸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即令階級也完全消滅了，如果階級的意識，敵對階級的思想影響還沒有完全消滅，報紙仍然具有階級鬥爭，思想教育的使命。

事實上不僅是報紙，就是通訊社、廣播電台同樣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可是王中對通訊社怎樣看呢？他把通訊社看成是收集新聞賣給報館的一批吃報館飯的人，他公開聲稱廣播電台不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工具。王中的野心不光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報紙的方向為資產階級的方向，王中還要改變國家通訊社的方向，改變國家廣播事業的方向，王中比起儲安平、徐鑄成、浦熙修之流是更加猖狂、更加凶惡的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資產階級右派的理論家，徹頭徹尾的右派分子，難道還不淺顯易見嗎？

可是王中並不是什麼高明的理論家，他是一個蹩腳的理論家，他錯誤地引用了許多古代的報業史來論證他的理論。他洋洋得意地問道：“希臘的斯巴達克暴動時，斯巴達克辦了什麼報？奴隸主辦了什麼報？農民暴動最尖銳、規模最大的太平軍也沒有用報紙來進行階級鬥爭。可見報紙不是階級鬥爭鬥出來的。”王中自以為拿出歷史既可以炫耀自己，又可以吓唬別人。王中真的懂得什麼歷史嗎？誰不知道在奴隸社會就沒有近代的報紙，斯巴達克也好，奴隸主也好，都不可能運用近代報紙來宣傳各自的主張。太平天國的農民起義，雖然當時沒有近代的報紙做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可是太平軍卻運用了其他各式各樣的宣傳工具進行了鬥爭。如太平天國時代有“醒世文”“誅妖檄文”“千字詔”“天情道理書”“三字經”等等。它同樣起了階級鬥爭和宣傳太平天國主張的作用。“博學”的王中先生，應該知道，我國近代報紙的產生，是隨着外

国資本主义势力侵入而俱来的，我国最早的近代报纸就是外国人办的。他们在中国办报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把报纸作为侵略中国的宣传工具吗？

中外历史的真实情况与王中所说的相反。不信且看一段记载：

“美洲大陆第一架印刷机于一五三五年出现于墨西哥，直到一世紀后，即一六三八年，才在北美的英国各殖民地，即现在的美国，設立第一个印刷所。在英殖民地第一次尝试的报纸‘公众事件’，于一六九〇年九月廿五日在波士頓出现。它的寿命不长，只出了一期。它在出现四天之内，就被总督和行政会正式下令封闭。因为该报載有譏諷法国君主的言論和批評在北美洲的一次军事远征的評論，引起英帝国代表人物的盛怒”。（見阿貝·察佩克著“美国新聞界”）这一段記載，完全証明，近代报纸一出现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英帝国代表人物是什么阶级的人物？英殖民地的报纸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说话？英殖民者为什么要封闭它？难道王中的“历史”能否定这个历史吗？外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光緒廿四年，慈禧太后对于攻击帝制的报纸一律加以封闭，說是“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清末，清廷对于鼓吹革命的报纸无不加以禁止，认为这都是“誹謗什輿”，甚至禁止人民閱报。宣統三年，汉口大江报以时評題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被封，鼓吹革命的詹大悲被监禁。袁世凱北洋軍閥时代被封报纸达八十余家。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釗同志所主办的“每周評論”发表了一篇題为“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的文章，主張司法不应作軍閥的“魔犬”，北京司法总长朱深立即派武装加以封闭。一九一九年，毛主席主編的“湘江評論”，出了四期就被湖南省长張敬尧封禁停刊。一九二〇年反动統治者下令邮局停寄“新青年”。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規定凡宣传共产主义，便被認為反动，凡批評国民党不抵抗政

策，要求抗日者，便是危害中华民国。国民党对新聞事业的摧殘，其凶恶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正是我国国内阶级斗争处于空前激烈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被国民党查禁的报纸几乎难以计数。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大众生活”，杜重远办的“新生”，郭沫若创办的“救亡日报”，或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二日，国民党特务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造成震动全国的二·二二事件，更是尽人皆知的。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国民党北平当局派大队宪兵包围解放报、新华社，进行非法搜捕，捕去该社工作人员卅余人，并沿途殴打。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被杀害的进步的记者、编辑也难以数计。名记者羊枣就死于蒋介石的监狱中。文萃三烈士陈子涛，吴承德、骆何民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害。这都是著名的事件，这都是铁证如山的历史。国民党反动派摧殘新聞，蹂躏记者人权，壟断輿論究竟为了什么目的？不是为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以期把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报纸一概作为买办大资产阶级、封建大地主喉舌的目的，又能是什么呢？为什么王中不談这些历史呢？岂不是因为这些历史的本身就论证了王中的报纸不是阶级斗争工具论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吗？报纸既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要运用报纸，进行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报纸就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要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首先就要反对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这一根本原则，王中的理論阴谋，其目的就在这里，王中反党理論的核心，也就是这个问题。

(1957年8月5日解放日报)

駁王中反动的新聞理論之三

关于报纸的两重性

方 晨

王中另一个反动的理論，是所謂报纸的两重性。他认为“报纸具有两重性，一重是宣傳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在商品性的基础上，發揮宣傳工具的作用”。其实，所謂商品性这种論調，并不是王中的創見，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早就这样說过的；不仅說过，而且他們正是这样的自我标榜。許多資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通訊社，都一再宣稱它們是为社会的、公共的需要服务的；說它們是私营企业組織，是“商业报纸”、“商业通訊社”，甚至到处声明，他們的报纸是“非官方”的，“不为某一政治集团服务”，他們的消息也不受任何政治偏見的影响。

实际上，这种綴滿了金錢的商业外衣，是掩盖不了資產階級报纸作为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为資產階級利益服务这一基本事实的。我們不否認，在今天的資本主义世界，报纸和整个新聞事业是被当作商品在經營，許多大資本集团由于壟断和經營报纸，已使他們获得了大量的商业利潤。但我們决不能因此就認為报纸就只是資產階級用来賺錢的商品，和石油、汽車、可口可乐等商品毫无任何差別。不是的，資產階級决不是仅仅为了商业利潤才来壟断报纸，他們最大的目的，还在于利用报纸来作为他們維護本身利益和进行階級斗争的武器。在資產階級看来，在現代国内外階級斗争異常尖銳的情况下，只有在經濟上壟断了整个新聞事业，控制着报纸、通訊社、电台、电视这些有力的宣傳工具，才能更好地發揮它們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达到他們統治和麻醉人民羣众的目的。很明显，对于那些大資產階級壟断集团來說，所

謂商業利潤也好，經濟利益也好，事實上都是和他們的政治利益、階級利益不可分割的，都是為了維護和發展資本主義，都是為了鞏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

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家所以強調報紙的商品性，絕口不談報紙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他們是別有用心的。他們的目的就在於企圖宣揚他們的新聞事業是“超然的”、“自由的”、“客觀公正的”、“與政治無關的”等等，以這些騙人的幌子來掩蓋報紙的階級性，抹煞報紙是階級鬥爭工具這一本質問題。

王中不僅完全販賣了這種早已破產的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並且把它加以發展，他把資產階級的謊言和無產階級的真理，標新立異的混在一起，提出了所謂報紙的兩重性。他認為社會主義的報紙和資本主義的報紙同樣都是商品，王中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說，按照王中的理論，報紙必須首先是商品，商品性是基本的，第一性的東西；而宣傳工具的作用是次要的，是必須服從商品性這一前提的。他認為資產階級正因為懂得這個道理把報紙當作商品來辦，所以新聞事業很發達，報紙很受讀者的歡迎。而無產階級的報紙由於忽視了商品性這一特點，“老是啃住就是階級鬥爭工具”，因此“一片教條主義”“鐵青的面孔”“對不起讀者的五分鐘”，於是，連王中這個共產黨員都不要看了。

報紙究竟是不是商品呢？如果從報紙的流通過程來看，報紙要計算成本，要定價銷售……等等，它似乎具有相當程度的商品性，但不能得出結論說報紙就是商品，正如電影戲劇在劇院演出時要賣票，學生進學校要交學費，但不能因此說電影戲劇藝術甚至學校都是商品一樣。凡是讀過歷史唯物主義的人，都懂得這個道理。在“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這樣寫着：“……報刊、學校、俱樂部、劇院、電影院、廣播電台、圖書館和博物館，所有這些機關各自用自己所特有的工具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社會成員。構

成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观点和制度，都是为保障、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业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四一页，康士坦丁诺夫，人民出版社）

我們說报刊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从来沒有人說過它是商品。所謂上层建筑就是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观点、思想和制度，社会的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特点，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化，但是上层建筑乃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上层建筑决不只是消极的反映基础，中立的对待基础的命运，它是一个偉大的力量，它努力形成和巩固自己的基础，采取一切办法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报纸这种上层建筑的作用，就不是什么商品所可与之比拟的。

无产阶级自从有自己的新闻事业的第一天起，就把报纸当作阶级斗争和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工具，从来也不隱諱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而且把进行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巨大使命，作为报纸的神圣职责和战斗任务，并以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服务。因此，在我们看来，不論在任何情况下，报纸都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不是什么商品。报纸和读者的关系一方面报纸是群众的良师益友，另一方面也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工具。

王中把报纸看作商品，把报纸和读者的关系看作“五分錢的买卖关系”，看作是“办报卖”和“买报看”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他的目的和资产阶级一样，就在于取消报纸具有阶级性这一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报纸就应该象商品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读者需要报纸就象需要一盒火柴、一瓶牙膏一样。“读者是报纸的顧客”，报纸工作人員是“办报卖”的商人。因此报纸不应该按照办报人的阶级观点来办报，而应该按照“顧客”的需要来办，“顧客”要什么貨色，报纸就給什么貨色，“人們出錢买的是商品，商品就該为人民服务”。无怪乎王中主張

报纸应该“刺激”应该“游戏”应该“风花雪月，鸳鸯蝴蝶”……等等。甚至他认为“黄色新闻”“色情新闻”都“有它的社会根源”和“发展因素”，都是适应读者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不可厚非，“现在如果你办报想发财，搞点黄色，可以钻钻这个空子”。总之，他认为“报纸要根据读者的需要来办”“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也是“报纸发展的基本规律”；否则“离开了读者的需要，报纸必然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就是王中所主张的商品性。而这种荒谬的论调，正是和他的“报纸是社会的产物，决定于社会需要”等一系列的资产阶级观点一脉相承的。不管他用怎样的花言巧语，但实质上他是向无产阶级的办报路线进行挑战。如果按照王中的理论，那就是说：报纸既是社会的产物，决定于社会的需要，你就不应该强调它的党性和阶级性；报纸既是商品，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党的宣传武器或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他认为报纸不能象现在这样办下去，不应该强调什么教育作用，指导作用，中心工作……而应该强调服务性、娱乐性，强调如何适应“顾客”的需要。“报纸要改进工作，也应该根据读者（顾客）的意见来改进，不能根据党委的意见办事”。在这一点上，王中更露骨地提倡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学习。

综观这些论调，我们便不难看出，王中所谓的报纸的两重性，实质上是一个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极其反动的理论。它的目的，就在于以“报纸是社会的产物”来否定报纸的阶级性，以“商品性”来否定宣传工具的作用，以“读者的需要”来否定党对报纸的领导，以庸俗的买卖关系来反对报纸对人民群众的指导和教育……。大家看，这那里有什么两重性，所有无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特点，全部被他用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代替了，因此，实际上只有一重性，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办报方向！王中